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杨敏如

南唐二主詞

新释辑评

春花秋月何归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南唐二主词

新释辑评

■ 杨敏如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陶 玮

封面设计:胡建赋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杨敏如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2 千字

印张:5.375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7-80663-153-4/5·177

定价:12.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戌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芻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要想真正了解南唐二主（主要是后主李煜）词在词史上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的创作的美学价值，最好从词的发生、发展说起。

隋唐时代，城市商业繁荣，胡夷里巷之乐大盛。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涌现了创造乐的新声、诗的新体的高潮。本来可以吟唱的近体绝句，此时配合西北少数民族的燕乐，使出泛声、和声、重复、衬字等艺术手段，创出新词入乐。文人接触民间新曲子，十分喜爱，他们摇动诗笔，借重清新风格，填写有音乐性、带民间风的新歌词。像李白奉旨所制的《清平调》，当即由梨园教坊演唱佐舞；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远近流行，终于形成送别时众人吹奏的《阳关三叠》。还有宣宗爱唱《菩萨蛮》新调，宰相令狐绹为媚其主，假温庭筠之手，填写新乐章等等。时代使文学与音乐融合为一，填词蔚为风气。加上著名诗家、词人尝试于前，晚唐五代终于在古今体诗歌以外，出现了一种调有定格、句有定式、字有定声的新兴的韵文形式——词。它既便于言情，又臻于节奏。

晚唐温庭筠，是词的开山祖。他本是与李商隐齐名的大诗人；但同时又是第一位倾注心力为词并有了词集的大词人。虽然他的词集《金荃》、《握兰》早已散失，但仍有六十多首词被收入《花间集》内。他写词不为抒一己之情，言一己之志，他认为那是诗的事情。他只把词的作用宥于灯红酒绿之间。西蜀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得明白：“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词在开始，创作的动机和功用如此。自然题材范围偏于窄、描写言辞偏于艳。但是，温词

雕绘精绝,使人目迷;融情于境,令人心醉。或者有人认为,温词其文小,其体卑,不过是靠富丽字眼拼凑而成,乃至把词引向“误区”云云,这种评语是不公正的。词的产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作用下,自有相当的局限性。而温庭筠在词史上,其实功不可没。因为他使这一新的诗体在题材、句法、风格诸方面脱离诗而独立;他并且为词丰富了新的艺术手段,那就是密集物象,创造词境,在浓墨重彩中隐藏情感。他留下不少情辞并茂的好词,如《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南园满地堆轻絮”)等,它们是绝不隐晦堆砌,言之无物的。十国诗人,如牛峤、魏承班、皇甫松、司空图,连韦庄在内,炼字遣辞无不受他的影响。说他是“花间”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词发展到五代十国,出现了新的转折。所谓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在北方,相继统治五十三年。在南方割据的还有吴、吴越、前蜀、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他们则延续了近七十年。北方五国,年年混战,经济文化遭到破坏。南方十国,战争较少,特别是西蜀与南唐,地方富庶,商业发达,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两个重心。西蜀有了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这是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部词的总集。赵崇祚汇集的十八位词人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外,几乎全为西蜀人或流寓西蜀者。其中的韦庄,是与温庭筠齐名而又承接并发展了温词的西蜀第一词人。

韦词与温词都属“花间”范围,都为伶工而制。只是两人词风迥异,手法不同。飞卿写词客观,专写女性;端己写词主观,投入自我;飞卿刻画,端己白描;一个隐情于境,一个一往情深;一个浓妆,一个淡抹;一主浑融,一主勾勒。从词的发展上看,温词摆脱了传统的诗,韦词完备了新兴的词。韦词比温词又前进了一步,对南唐词人影响较大。王国维曾用他们各自的名句,极为新巧地给予他们公允贴切的评论:“‘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人间词话》)“画屏金鹧鸪”,当然很美,可惜这个鹧鸪,是个没有生命的死物。“弦上黄莺语”,黄莺虽有生命,不过只能悦耳而已。在创作方法上,韦庄受民间曲子词的安装,在描

绘点染上用白描手法,真切语言,便于使人感发和歌唱。韦庄制词,爱用浑成语,一唱便使人懂,一听便令人醉。如“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有了韦庄的词,新兴的词体注入生命力——抒情。况且加上一种抒情的手段、白描的手法、真切的语言,从此词体渐趋完备,由南唐词人,沿着温、韦开创的道路,继续发展前进。

南唐第一代国主李昇,继吴立国后,拥有江南富庶的二十八州,一面休养生息、医治战乱创伤;一面广致文学之士,形成繁荣的文化局面。朝中的韩熙载、冯延巳、徐铉等,“时时作为歌诗,出入风骚”。南唐词人,最重要的是二帝一相:李璟、李煜和冯延巳。三人中,冯延巳最长,流传下来的词也最多。他的《阳春集》虽然早已散佚,赖有宋人陈世修辑录下来,可靠的也有百首左右。说他的词为词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不为过。首先。他第一个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见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脱离了“花间”,有了词人的个性。李璟为嗣子封为太子时,冯延巳是他的掌书记;他即位后,冯延巳是他的宰辅。冯延巳没有治国的才能,在朝廷党争中,又是众矢之的。但李璟以他为亲密的词友,始终对他宠信不衰,君臣之间,互捧对方佳制。李璟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谦对:“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其次,他第一个扩大了韦庄的身世感慨,抹掉了温庭筠的涂饰装潢,让景物意境托寓自己深沉的心态。他的词中女性,就是词人本身的喻指,贵族气息十足,高雅而有较深思致。因此,王国维道:“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人间词话》)她“试严妆”,是他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她“和泪”,是他对衰亡国势的体认。他又是第一个深化了韦庄的真挚感情,像他的《鹊踏枝》:“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以平常语写至哀深痛,带有极普遍的士大夫心态:缠绵、委婉、沉挚、决绝。所以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王国维语),“今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

得其真”(刘熙载语)。由此可见南唐三家词在词史上的枢纽地位。

南唐三家中的李煜,不仅稟有天赋,又经历了亡国之痛,他直接受到冯延巳和他父亲的影响,成为我国词史上第一颗灿烂的巨星。

李煜的父亲李璟,无论身世、性格,还是词的创作,对李煜都有直接的影响。

李璟(916~961)本名景通,为南唐烈祖李昇的长子。他有四个弟弟:景迁、景遂、景达、景暘。李璟与其父迥然不同。李昇出身微末,英明威武,艰苦创业,终于代吴立国,拥有江南二十八州。干戈甫定,就发展农业生产,偃武修文,招徕文人贤士。李璟则生性懦弱,素昧威武。他多才艺,好读书,所用大臣如冯延巳、韩熙载、徐铉等,只会耽于诗酒,溺于党争。这里还需要提及的,就是他根本不想履行做皇帝的职责。他知道自己虽为长子,却不被父亲所钟爱。景迁是吴王女婿,又有朝中权臣宋齐丘拥护,显然胜过自己,因此,就在他被父亲册立为太子时,固辞不受。又见另一个兄弟景达像父亲。李昇对他有偏爱,就在嗣位前后,执意要把皇位让给景达。当了皇帝之后,他还宣称要兄弟继位,封景遂为太弟,终于导致他的长子与叔父的尖锐矛盾。表面上他为人温厚谦让,实际上是没有国家与功业意识,眼光只注视家人父子关系。最后于家酿成长子毒杀叔父的惨剧,于国丧失了土地和王权,撼动了南唐的基业,导致了亡国。

李璟初即位时,不听父亲叫他睦邻休战、保守基业的遗训,偏要开拓疆土,乘邻国之危,打个胜仗。他居然把原有的二十八州拓展为三十五州,俨然江南大国。十年左右,因用人不明,举止无定,败于周师。此后,内部大臣宋齐丘和钟谟有了党争,家庭遭遇变故,太弟为长子弘冀毒杀,弘冀亦暴死。李璟见国势日衰,只好降周称臣,自去帝号,称南唐中主,尽割江北诸州,岁岁纳贡,在危苦中死去,只留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一书的《南唐二主词》(一卷)中的四首词。

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昇元元年(937),卒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等,徐州(今属江苏)人。中主李璟第六子,上有五兄,下有五弟。他生于南唐盛世,一个江南大国的皇子,南唐属国的皇帝,沦为破国亡家的降臣。四十二年间,做了一个繁华凄凉之梦。帝王传记,本无可取;只是因为文学上,他是词坛上举足轻重的、第一颗璀璨巨星,才有必要对他的身世、经历、性格和精神世界作一番陈述与剖析。

李煜生有奇表,风神洒落,天资聪颖,好读书。才具在诸兄弟之上。父亲李璟的文学艺术修养很深,官中藏有可供研读观摩的典籍墨宝无数。李煜从小涵泳于艺术世界中,受着父亲和文臣对他的潜移默化,文章诗词,无不通晓;书法绘画,无所不能;加上识音律,精鉴赏,全面发展,完全是个上品的士大夫。他的性格也像父亲,懦弱仁厚。他的大哥弘冀对王位有野心,偏偏李璟把王位给了兄弟景遂,并封他为皇太弟。弘冀嫉恨李煜才华出众,李煜怕招祸,有意躲避政事,一味以读书自娱。后来弘冀竟毒杀王位继承人皇太弟景遂,自己不久亦暴卒。这一宫廷变故使李煜深受刺激和震动。从此他更认为政治是丑恶可怕的,更加把自己关闭在艺术之宫中了。他的几个哥哥相继亡故,他顺理成章地做了国主。他对几个弟弟非常友善。从益做宣州牧,他设宴令诸弟作诗送别。从善朝宋被扣留不归,他上表宋太祖请求放回。太祖不许,他只得罢去宴会,写《却登高文》以见意。文辞酸楚,虽不能打动宋太祖,但足见其诚挚的友于之情。

李煜十八岁时,娶周宗的女儿娥皇为妻。他认为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得意事。娥皇不仅貌美,而且通书史,知音律,擅长歌舞。李煜实心实意地爱着她,他作的词真实地描绘着他和妻子美满温馨的爱情生活。不像那些荒淫的贵族、皇帝,以女性为玩物。结婚十年后,娥皇紧跟着他们的第一个爱子死去。历史上记载:李煜“哀苦骨立,杖而后起”,并亲撰谕辞,自称“鳏夫”。当然他也有与娥皇之妹偷情之事。娥皇死后,李煜守礼三年,才纳小姨为后。史称大、小周后。但李煜对小周后的爱宠,始终没能超过大周后。

李煜二十五岁，嗣位于金陵。他那时已是强邻宋国的属臣。他明知父亲已丧失江山大半，遗下的江南烂摊子也将不保；但他全然不思振作，只会做梦，幻想自己靠俯首帖耳、殷勤事宋、厚纳金帛，凭靠自己才学过人，便可苟安免祸。他见国事日蹙，也知道怏怏愁思，但他善于逃避现实，往往以声色自娱，乐以忘忧。李煜与大周后在豪华的宫中享尽人间富贵。宫室的奢侈，衣妆的考究，可称空前绝后，李煜一门心思都用在个人的物质享受上，全然不顾国库的空竭，人民的涂炭，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据史料所载：单是宫中御用的香料，就有专门司职的主香宫女；有用丁香、檀香、麝香等以梨汁蒸干而成的精制的香料；有把子莲、三云凤、小三神、万字金等非金即玉的焚香之器。宫室中的装修，有红罗幕壁，以白金钉、玳瑁押之，又以绿钿隔眼，再种梅花于外。后妃的装束，尤其斗奇竞艳。周后创高髻，妃嫔有衣水染碧纱的，有镂金于额的，有束足如三寸金莲的，不一而足。李煜除吟咏宴游之外，又信佛教，无非为了摆脱自己的内疚，忘记现实的严酷，追求精神的安慰，以悲天悯人的样子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而已。

李煜在位十五年，无论宋太祖怎样侮辱他，如改变朝服，降封子弟，他都强忍下去；就是不敢入朝面宋。因为他怕当俘虏，怕死。他献金帛，宋太祖要的是他的土地。宋开宝七年（974年），太祖遣曹彬攻打南唐。曹彬就要造桥渡江了，朝中议事时，大臣还告诉他没听过长江可以造桥的事。他也说：“吾亦以为儿戏耳。”曹军过江围城，举国惶恐，他才想起抵抗，召朱令赉带十五万兵与宋军交锋。朱令赉战死，他才不再在宫中推敲诗句或在净室听经了。他本拟焚烧官室书籍，最后自焚，但又没有自杀的勇气。975年冬，后主蒙羞投降，带着百余家口，随军北上。回望金陵，吟诗道：“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商量。”太祖恼他曾作抵抗，封他违命侯。次年，太宗即位，才撤去他的耻辱封号，改为陇西郡公。他逐渐明白俘虏生活的难堪。例如太宗当面试他的诗才，然后对众人评道：“好一个翰林学士。”又如对他说：“这里的书都是你

的,你可以读书嘛!”他只有顿首谢恩。他虽有官衔,有封号,但想请求一个旧臣当文书,都不被允许。只有一二老兵,负责供应。他日用短缺,清贫难忍,“日夕以泪洗面”,外面无人得知真相。最难堪的是小周后岁暮朝谒,常常被皇帝污辱,回来便对后主涕泣骂晋,他也只有忍气吞声。王铎《默记》中记载一段生动的描述:他的旧臣徐铉降宋,做了大官,受太宗命,叫他去见后主。徐铉令老兵通报,自立庭下。老兵往报后,很久才出来,摆了两把旧椅子。后主纱帽道服出来,自下庭阶,引手同上。宾主坐后,后主大哭,然后默默无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就这一句话,还被徐铉实告太宗。太宗知道后主还有悔恨的念头,岂能轻易放过他!

李煜这时真正体验到失去自由、失去国家的滋味,领悟了一个弱者的悲哀。他感到自己四十年的岁月毫无价值,徒然浪费了生命;当然,这种觉悟是有局限的,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人民面前的罪过。但是他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苟活不如速死。既不怕死,他不再那么胆小谨慎了。他写了《虞美人》词,感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在七夕生日,召来官人吹弹演唱。除新词外,还有刚刚填好不久的《浪淘沙》:“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等。声闻于外,大有“万古到头终一死,醉乡葬处有高原”(《岁暮题牖》)之概。太宗闻说,知道词意怨望;联想徐铉所报,遂起了杀心。乃赐牵机药毒死李煜。

牵机药之说,未见正史。太宗一向表现对俘虏宽大,对后主凡赐钱、看病、追封、撰碑,都做得很周到,也许不至于险毒嫉刻如此。但是,往往一些真实的事恰恰不载于正史。太宗愈是对李煜表演他的优待与恩德,愈显得他欲盖弥彰的狠毒。徐铉曾经是后主最宠信的臣子,南唐亡国前,已多次被后主派到宋国。那时他已经表现出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小人。他应当早看出后主决不能见容于宋,而从未提醒后主作抵抗的准备。宋主给他高官做,他进一步出卖旧主。他奉诏写李煜的墓志铭,与其说是对李煜表示哀悼,毋宁说是对世人表示宋主对李煜的猫哭耗子假慈悲。把毒死降臣的太宗说成“抚几兴

悼,投瓜轸悲”,正是投宋主之好,遂宋主的心愿。因此,后主必死,而且死于牵机药。以血写成的词,构成悲惨的结局,应当是可信的。

现在流传于世的中主、后主词,早已不是原来面目。最后的南唐二主词集著录于南宋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作者介绍说:“《南唐二主词全集》一卷,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撰。卷首四阙:《应天长》、《望远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餘词皆重光作。”明清以来,辑录南唐二主词者甚多。各家增补,书坊争印,编次杂乱,真贋并存,词句残破,文字不一。中主词多至7首,后主词多至61首。明清版本,以清宣统沈宗畸“晨风阁丛书刻王国维校补”本较为完善可信。建国以来,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本,詹安泰《李璟李煜词》编注本,则在王国维本的基础上又完善一步。本书以詹书为底本,参考唐书,删去并见于冯延巳、温庭筠以及欧阳修、苏东坡等伪作,得李璟词4首,李煜词36首,至少可称保留了中主、后主词作的真品及精华,充分体现了二主词的主要内容和艺术。

李煜的词。从内容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23首,属南唐亡国前的作品。后期13首,属亡国后的佳制。大致反映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描写帝王家的生活画面

李煜的一首《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真实地反映了宫廷中通宵达旦歌舞狂欢的情景。另一首《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更透露了这位帝王的士大夫气质,词中描写了他是如何尽情享受这种豪华、艳情和闲适的生活的:“重按霓裳歌遍彻。”而这之后还有闲情逸致:“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刻画后妃们的神情心态

李煜帝王生活里当然不能没有艳情和女性。在他描写宫廷生活画面的同时,更有对后妃人物的精致描写。像《一斛珠》(“晚妆初过”),从头到尾刻画一个歌女的神态:她如何对着人笑;如何开口歌唱;如何以袖掩口,以杯进酒;如何向人撒娇:“烂嚼红绒,笑向檀郎